

历史回眸

9月往事之一

庐山抗战纪念碑

冯晓晖



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庐山风光明信片。



庐山抗战纪念碑。

公墓或纪念碑?

在庐山修建公墓并不合适,而若要建立纪念碑,也需另择名义。1945年9月,第九战区新三军光复九江。月底,蒋介石嫡系的第九十九军进驻九江换防,并在九江至永修一带驻守半年有余。抗战期间,该军参加过桂南及第一、二、三次长沙会战,浙赣、鄂西、常德、衡南和湘粤赣边区等战役,阵亡将士逾一万人。为纪念这些牺牲的弟兄,中将军长梁汉明等人提出,在当年蒋介石“插标”之处建立第九十九军抗战纪念碑。

1946年4月至9月,梁汉明军长命令由日本战俘建造“陆军第九十九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”,一为雪国仇,二为使日俘得以反省罪。碑园入口处自平地起共有9级台阶,并建有双柱单间冲天式花岗石牌坊。牌坊两侧立柱前楹联为“灵归庐岳,气壮天池”,横批“浩气长存”,出自梁汉明军长之手;后侧楹联为“天地正气,星汉照人”,横批“捍国护民”。

穿过牌坊前行约30米即可见纪念碑。在其右侧百米之外,另建有烈灵台,同样是9级台阶。两个“9”寓意九十九军。纪念碑碑身呈三角锥形,象征三民主义,仿佛一柄宝剑直插云霄。

纪念碑群的竣工时间应在9月下旬。在当时的电影纪录片截图中,可以看到烈灵台尚未完工。据报载,马歇尔将军9月13日第八次登庐山时,曾前往纪念碑旁的烈灵台凭吊,由此推测亭子当时已基本建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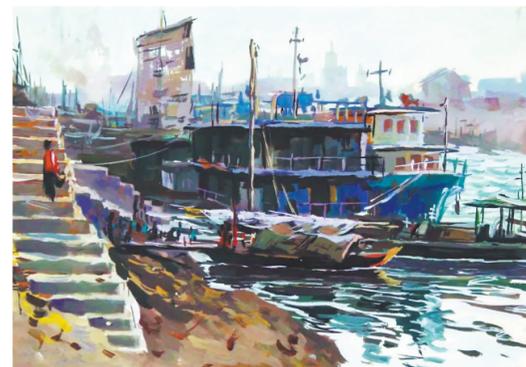
1949年后,纪念碑群保存完好。碑身上原刻的“陆军第九十九军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”被改为“革命烈士纪念馆”,顶部又加上红五星。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庐山风光明信片中,仍可清晰地看到建筑群的格局与新刻红色字样。“文革”期间,纪念碑被拆毁,牌坊推倒,烈灵台亦在20世纪80年代重建,并被改名为望江亭。

庐山抗战惨烈异常,战果辉煌,尤其庐山孤军抗击日寇的壮烈事迹曾经振奋全国,这些烈士们理应被铭记。2007年,江西省庐山管理局决定在旧址重建庐山抗战纪念碑。“庐山抗战纪念碑”七字由吕正操上将题写。吕正操为东北军宿将,是最后一位辞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,题字时已年逾百岁。庐山抗日纪念馆的匾额同样出自他手。9月28日,重建的“庐山抗战纪念碑”落成。

其实,早在70多年前,庐山就曾计划修建抗战纪念碑。1946年9月,在牯岭召开的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大会上,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修建抗战纪念碑及庐山阵亡孤军纪念碑的决议。彼时的选址是五老峰,而非小天池,但由于内战爆发,此计划未能实现。



汪昌炽 水彩《龙开河》(1960年)



李海林 水粉《龙开河畔》(1985年)



苏晓鸿 水彩《龙开河速写之一·搬置》(2003年)



陈玲荣 水粉《记忆·龙开河》(2003年)

画说九江

画中的龙开河(四)

孙海帆

记忆的表象有片段性、零碎性、动摇性等特征,曾在九江日报社工作的画家陈玲荣深知这一点。2010年,他不仅用“龙开河三部曲”《龙开晓月》《龙开河晨》《龙开河网》留下了当年的场景,还用文字记录下自己对龙开河的记忆。画作与文字两者互为补充,这让他记忆又有鲜明生动和相对完整稳定的一面。

我对龙开河有很深的情结。在三中读初中时,我每天上学就是沿着这条河走。沿路邀住在河边的同学一起到学校,一路上打打闹闹。热天,我们会到河里划水嬉闹扎迷儿(扎猛儿),冬天河面结冰了,便拿根树枝往冰上甩,看哪个滑得远,输了的人就买花生给大家吃。这条河是天然的避风港。起风了,河面停满了船,尤其是吨位大小不一的木船。我父亲在河边的九江商业储运公司上班,自己也有得事也喜欢到河边看船上货。河边有好几个扳罾网的,那时河里的鱼好多,一罾下去上来,网里大小鱼虾活蹦乱跳地好过瘾。河里的民船大多是来自都昌、鄱阳、安徽宿松、安庆、湖北广济以及小池的船。我印象最深的是都昌两头翘起来的船,有点像龙舟,很漂亮,大多装景德镇的民用瓷器,用稻草扎成一捆捆的碗居多。工人肩上一捆,手上夹着一捆,从窄窄的跳板上上下下,嘴上还要含着两根竹签记数。直到现在,回想这些场景仍然感觉很亲切。

回忆的大门被打开,家人们也都纷纷补充细节,并顺手将自己脑海中的印记用画笔定格在纸上,画家苏晓鸿边说边画:“当年(1974年),竹藤厂对面是三马路,经常有人乘小船渡河,每次五毛钱。”“靠近新桥头约百米处有一处庙宇遗址,当年涨水时,我总到那里钓鱼。”

苏晓鸿陈玲荣一岁,在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艺术探索后,他新近的印象系列作品也有了清幽深邃、涟漪层层、漩涡翻滚、源源不绝的水性特征,这里面也有龙开河的灵感。

与对龙开河比较显性的记忆和怀念不同,年逾八旬的汪昌炽老先生有些“深藏不露”。汪昌炽并非职业画家。由于少年时怀揣着美术的梦想,汪昌炽坚持自学,临摹名画。在1963年到1975年的12年间,他画了500多幅九江各大人文风光场景水彩写生习作。1968年,汪昌炽受邀参加九江市及地区群艺馆宣传画与美术创作组织活动,在活动中认识了林美岚、陈重印、郑全松等美术工作者,与他们成为绘画的挚友。他有着助人为乐的品性,当年还热情地带了一批批热爱美术的青少年为徒。

在汪昌炽500多幅九江的人文风光场景水彩写生习作中,龙开河自然而然地出现了。说来有些奇幻,没有正规学过绘画且很少接触西方现代绘画的汪昌炽,画风竟和法国近代艺术大师乌拉尔·杜菲有几分神似,这让他画中的龙开河也有了一些塞纳河的风韵。这不但表明人类在艺术感知上的相通,也让汪昌炽的作品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看来毫不落伍,甚至还具有某种当代风格。

战斗,取得了北伐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胜利。

同年12月,蒋介石首次登庐山,数日后便决定在山中修建北伐阵亡将士墓。经多处勘选,他最终确定在小天池下设墓地。这一选址或许另有深意。墓地的朝向并非面向长江和市区,而是对准沙河(今柴桑区)老火车站。当年在沙河至黄老门一带,北伐军与孙传芳部激战,伤亡惨重,史称“南河血战”。将阵亡将士葬于庐山之巅,俯瞰当年血战之地,或许也是一种告慰。

蒋介石在现场插上标记,并于12月11日电告北伐军参谋长白崇禧,称“在庐山为阵亡将士寻得一墓地,可葬千余棺”,并要求于次年(1927年)5月前竣工。然而,建墓一事最终不了了之。此后二十余年间,蒋介石虽多次登临庐山,却再未提及此事。许多文章写到这里时,往往感到“很奇怪”。其实并不奇怪。1926年,蒋介石所设想的是墓地,而非纪念碑,这显然出于一时冲动。设想将上千具棺木抬至山上安葬,即便换作骨灰盒,也不合适。

另有一个特殊原因,蒋介石在占领江西并将大本营设于南昌后,曾力主把国民政府首都定在南昌。若首都真设于南昌,那么将北伐牺牲将士的墓地安置在庐山便十分合理。可1927年3月以后,蒋介石离开九江南下。经历一年多宁汉对峙后,国民政府最终定都南京。1931年,政府在南京中山路灵谷寺旧址修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。北伐牺牲将士的姓名,均镌刻在几块巨大的石碑之上。在这种情况下,蒋介石又怎么可能再在庐山修建北伐将士

李白笔下石镜今安在

张国宏

李白有关庐山的诗文中多次提及石镜,《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》里有“闲窥石镜清我心,谢公行处苍苔没”,《寻阳送弟昌龄还乡》中有“松门拂中道,石镜回清光”,也有《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》的诗名。所指石镜众说纷纭,并无定论。史载有多种说法,兹录如下。

一是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·庐江》载:庐山“山东有石镜,照水之所出。有一圆石,悬崖明净,照见人形。晨光初散,则延耀入石,豪细必察,故名石镜焉”;二见北宋陈舜俞《庐山记》:山南“金轮之峰左,右有石镜。隐现无时,光润如鉴”。《列异记》亦云:石镜“峰有圆石,悬崖莹彻,光可以鉴人,然隐见无常”。元人黎崱支持此说,但认为石镜峰并无石镜,而是“峰以山水明净得名”;三是北宋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载在鄱阳湖中松门山:“其山多松,北临大江及彭蠡湖。山有石镜,光明照人。”又记:“石镜在庐山东山悬崖之上,其状团圆,近之则照见形影”。北宋《太平御览》引《豫章图经》亦称松门“山上有石镜,光明照人”;四是南朝宋刘义庆《幽明录》记载在官亭湖边:“旁山间有石数枚,形圆如镜,明可以鉴,谓之石镜”;五是《九江新志》记载:“石镜峰在庐山北,形如石镜,光彩高明。”这些说法或指石如镜,或喻峰似镜,或因山水明净而得名,所处地点不一,究竟哪个石镜更符合李白诗意,姑妄作一番考察。

大凡古代走水路北上南下,九江和鄱阳湖口(今湖口)都是必经之路,其间一般舟经都昌与松门山。唐代诗人张九龄(678年~740年)北上是从都昌经湖口入长江抵九江的。所作《彭蠡湖上》《湖口望庐山瀑布泉》《自彭蠡湖初入江》清晰呈现了他的人浔线路,彭蠡湖即鄱阳湖,又名官亭湖。唐代诗人孟浩然(689年~约740年)舟出九江也是经湖口泛鄱阳湖而达三湘的,在《自浔阳泛舟经海》一诗中有清晰表述:“大江分九流,淼淼成水乡。舟子乘利涉,往来至浔阳。因之泛五湖,流浪经三湘。观涛壮枚发,吊屈痛沉湘。魏阙心恒在,金门诏不违。遥怜上林雁,冰泮也回翔。”对于“五湖”概念有多种解释。《史记》指“五湖”为太湖,唐代诗人杜甫专指洞庭湖:“是物关兵气,何时免客愁?年年霜雾隔,不过五湖秋。”因大雁秋季南飞至衡阳而止,“遇春而回”。东晋慧远《庐山记》似指鄱阳湖:“太史公东游,登峰而观,南眺五湖,北望长江,东西肆目,若涉天庭焉。”孟浩然往来浔阳,泛舟鄱阳湖应在情理之中。

松门山是鄱阳湖中的一个岛屿,属永修吴城镇,距都昌仅半小时水程,此山多松,遥望如门而得名。它像一条卧水的长龙,将鄱阳湖分成南北两湖,或称东西两湖,实为舟经都昌、湖口入浔阳的要津。南朝诗人谢灵运一入鄱阳湖就游览松门山,观赏石镜。他在《入彭蠡湖》一诗中作了清晰描述:“攀崖照石镜,牵叶入松门。”李白曾经沿谢灵运的线路入浔,写下《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》一诗。诗中称:“谢公之松门,因此游松门。余方窥石镜,兼得穷江源。”因松门山北临长江,故可以探溯长江之源。由此可见,李白诗中的石镜应在松

门山。这似乎与《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》中的“闲窥石镜清我心,谢公行处苍苔没”暗合,更与《寻阳送弟昌龄还乡》中“松门拂中道,石镜回清光”相映照;“朱绂白银章,上官佐鄱阳。松门拂中道,石镜回清光。”松门枕鄱阳县之东,又处南北鄱阳湖的分界处,是为“拂中道”。

唐代道士吴筠有《晚到湖口见庐山作呈诸故人》诗:“夜舟达湖口,新近庐山侧。高高标横天,隐隐何峻极。石镜启晨晖,烟凝寒色……”从地理方位来看,松门山处庐山之东,路程上朝发夕至湖口符合逻辑。王琦对此诗的解释也认为诗中石镜在松门山:“松门山上有石镜,光可照人。”于此看来,在唐代松门山石镜是得到较普遍认可的。

庐山山北存在石镜有两个说法。一说峰如镜,见于《九江新志》:“石镜峰在庐山北,峰如圆镜,光彩高明。”书中又云“云溪峰在石镜峰下”。而云溪寺介于莲花洞与花山之间,今无此峰名。一说石如镜,为《庐山图》中所绘,在北双剑峰之间,处莲花洞之东,亦无迹可寻。但唐代诗人孟浩然在《夜泊庐江闻故人入东林寺以诗寄之》明确提及松门山石镜:“江路经庐阜,松门入虎溪。闻君寻寂乐,清夜宿招提。石镜山精怯,禅枝结鸟栖。一灯如悟道,为照客心迷。”“石镜山”或指山北石镜峰,“虎溪”在东林寺前,峰似靠近东林寺。

郦道元称石镜在庐山东之悬崖上,《太平寰宇记》则称“在庐山东山悬崖之上”。山东悬崖过于宽泛,指向不明,“东山”之名亦无考,但庐山有东岩与东岭之名。唐代诗人张九龄有《出为豫章郡途次庐山东岩下》一诗。开元十五年(727年)三月,他由长江经湖口入鄱阳湖再转入赣江赴任洪州(今江西南昌)都督,九江、庐山为先经之地,按此庐山东岩当在靠近九江、湖口一侧。诗中“攀崖犹昔境,种杏非旧林”之句也值得注意。陈舜俞《庐山记》称祥符观(又名太乙宫)为杏林故地,周必大也持此说:“予欲趋太乙观……即董奉上升之地。宫在莲花峰下,不经兵火,有昇元六年韩王知证记。”此指北莲花峰,近东林寺。而张九龄《入庐山仰望瀑布水》所描绘的景色也在山北香炉峰,说明庐山东岩在东林寺一带。

清代查慎行(1650年~1727年)在《庐山纪游》记述:“出太平宫,度分水岭,迤迤至东林寺。”同治《德化县志》又载:“东林岭在庐山麓,势雄杰,为官道三里许,距城南三十里。”吴宗慈对照民国时期的“庐山全图”,认为“分水岭与东林岭概名东岭”。这从山北活动的唐人刘昫《唐书·东溪深湖中作》一诗有所印证:“出山更回首,日暮春溪深。东岭新别处,数猿叫空林。”慧远《庐山记》中的一段文字与之也有契合:“其山,大岭凡有七重,圆基周围垂五百里,风云之所撼,江山之所带……七岭同会于东,共成峰嶸,其岩穷绝,莫有升之者……又所止多奇,触象有异,北背重阜,前带双流。所背之山,左有龙形而右塔基焉……南对高岑,上有奇木,独绝于林表数百丈。其下有一层浮图,白鹇之所栖,白云之所入也。东南有香炉山,孤峰独秀起,游气笼其上,则氤氲若香烟,白云映其外,则炳然与众峰殊别……西有石门,其前似

双阙,壁立千仞,而瀑布流焉。”这段文字描述的应为山北东林寺一带。“所背之山,左有龙形而右塔基”疑即香炉峰之余脉,俗称东林头。陆游游记云:“东林寺正对香炉峰,峰一支东行,自北而西,环合四抱,有如城廓,东林在其中,相地者谓倒挂龙格。”东林头处东林寺北,“为东岭突起之峰”,属东岭一脉。由此看来,“东山”或许就是“东岩”“东岭”,“石镜”在此区域亦成可能,与孟浩然“松门入虎溪”“石镜山精怯”也有契合之处。

综合推断,山北与山东之石镜或为一处,有峰如镜与石如镜之异。确切说,峰如镜应是峰之石如镜,否则难以“光彩高明”。至于李白《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》“闲窥石镜清我心,谢公行处苍苔没”中的“石镜”有两种可能,一指松门山石镜,李白步谢灵运后尘,曾到此一窥;一指山北石镜,因为谢灵运的庐山行迹就在山北东林寺周边区域。

山南石镜出自《列异记》和北宋陈舜俞《庐山记》,称金轮峰侧有石镜峰,峰下有石镜溪。北宋元祐六年(1091年),黄庭坚来游时,书刻“石镜溪”三字。北宋文人李彭写有《游石镜溪》一诗:“石镜溪边树,金轮峰上云。贪看鱼弄影,不觉鸟啼昏。山色迤迤好,泉声细细分。银钩怀柱史,谁复振斯文。”说明山南石镜峰在宋代已成景点。但石镜“隐见无常”“隐现无时”,陈舜俞《庐山记》有真实记录:“熙宁五年(1072年)夏,有客游归宗,归谓予言:今日在寺门上见金轮峰石镜,寺僧言有居数年未之见者。”既然石镜难得一见,李白“闲窥石镜”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,所见为山南石镜的可能性甚小。

南朝宋刘义庆《幽明录》所记石镜数枚在“官亭湖傍山间”。湖在星子县城东五里,湖上有官亭湖,“山庙甚神,能分风、驱流、住舟,遣使行旅之人,过必敬祀,而后得去。”可谓热门之处,却没有描述石镜的诗文,或许与“后人以火燎之,石遂不明”有关,李白自然无从窥见此石镜了。

综上所述,庐山山北、山东、山南的石镜和松门山石镜大抵是存在的。从李白涉及九江、庐山的30多首诗文来看,他的活动区域集中在山北一带,其他唐代文人的诗也大多描述这一区域,说明唐代这里是热门景区,唐人所述石镜应在山北。而李白《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》和《寻阳送弟昌龄还乡》中的“石镜”,毋庸置疑指鄱阳湖上松门山石镜,至于其《庐山谣》中石镜或在松门山,或在山北。

赓续文脉 致敬长江



九江市融媒体中心 九江市文联 主办 九江市作协 协办